

一对残疾人夫妻的坚强人生

张晓晖 文 摄



他是他的“老师”，向他提供技术支持；他是她的“学生”，帮她实现生活理想。他们是一对残疾人夫妻，二十年来，他们相互搀扶，相濡以沫，用勤劳和坚强换来幸福生活。

这对夫妻，丈夫叫唐来祥，是土生土长送桥镇郭集人，先天性右手残疾；妻子叫韦彩霞，出生于广西河池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个壮族妹子。1995年，自幼因脑瘫而双腿畸形，且伴有肌无力、语言表达障碍的韦彩霞，通过残疾人征婚栏目，与写得一手好字的唐来祥相识、相知、相恋，奔波三千里远嫁高邮。

“感谢她给了我一个家。”唐来祥说，由于家境贫寒、身体残疾，与韦彩霞结婚时，他们都没有钱拍张像样的结婚照，“她怀孕生养没钱，还是跟她娘家借的。”唐来祥说，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几乎没人相信他们现在能过得这么好。

“是的，远嫁高邮，生活教会我经历种种苦难。期间，一场重病几近让我丧命，捐献眼角膜的手续都签过字了，现在对于我没有过不去的了，我太幸福了。”韦彩霞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因为老天给了他们一个健康、聪明、懂事的女儿，这些年他们夫妻两人相互搀扶，才挺了过来。

两个残疾人结合，日子怎么过？唐来祥告诉记者，刚与韦彩霞结婚时，自己在一家福利厂做门卫，工资低不说关键是不能及时拿到。为了生活，韦彩霞也到镇里的工厂打工，挣点零用钱补贴家用。高强度的工作，加上贫困的生活，让本来体质就弱的韦彩霞几乎病倒，生活一直被层层阴霾笼罩着。

“再苦不能苦孩子。”女儿小学毕业后，韦彩霞坚持让女儿到高邮城里读书，但全家生活的压力也更大了。后来，韦彩霞在家人的帮助下，购来电脑，自学电

脑知识，帮丈夫开了家刻字社。

一切从零开始，唐来祥刚开始不懂，为了让妻生活得好一些，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只手持用刻字设备、进行门面安装……看着丈夫辛苦，韦彩霞给丈夫做帮手，久而久之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操作，减轻了丈夫的负担。就这样，夫妇俩吃尽了各种苦，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6年多时间，业务才越做越娴熟，生意越来越好，在送桥一带很有名气。

夫妇俩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影响了女儿唐婧。去年，他们的女儿以高出一本线35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南京邮电大学，这让韦彩霞变得更加自信。“这些离不开政府、妇联以及好心人对我们一家的帮助。”韦彩霞将自己的经历化作汨汨流淌的文字，通过一些报刊杂志呈现出来。她说她已经跟女儿约好，要以“自传”的形式写下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赛德公司老总戴顺民曾做过教师，是位热爱学习的儒商，看了韦彩霞的文章后，欣然录用她为公司文员，并意向支持她出一本自传。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此生只能依靠丈夫女儿，是一个不能独立的脱离社会的人。”韦彩霞说，“现在我终于拥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情定缘·好姻缘

最美爱情故事征集

江苏省县市新闻中心工作委员会 主办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责任编辑

郭兴荣

最美大姐你在哪里？

□ 贾福康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南京地震大队（现江苏省地震局）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到北京参加由国家地震局举办的地震业务培训班。

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时速只有几十公里的火车终于把它的乘客带到了北京站。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无心欣赏北京站灯火辉煌的夜景。根据国家地震局的通知要求，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匆匆来到位于三里河附近的国家地震局。传达室的老人告诉我们，单位早就下班，并要我们到中关村中科院招待所先住下来，第二天早晨再去白家疃地震台报到。

说话间又有两个背着行囊的人来了，一看便知他们也是远道来北京学习的。攀谈中，我得知他们来自牡丹江地震台，其中一位姓钱，黑黑的、大高个。我们一起等公交车准备前往中关村。我抬腕看表都快晚上10点钟了。这时我们四人当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早就饿得够呛了。”这似乎是一种提醒，大家都说还是中午在火车上吃的东西，现在确实饿了。

这一下找饭吃成了我们四个人的头等大事，大家不约而同地四处张望，目及之处只有稀疏的路灯和高大建筑物的身影，就是没有饭店。

这时有人说，走吧，还是到中关村再说吧！

此前，北京大概下过一场大雪，通往中科院招待所的马路就像望不到头的溜冰场，稍不留神就会滑倒。高高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亮光，像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跟它一样无精打采的我们。

此时的大街上空寒风凛冽，饥饿不时向我们袭来。我们一边找招待所，一边找饭店，可是结果令我们很失望，街道两旁所有的店面都紧闭着。

这时不知是谁惊喜地说了一声：你们看前面有一个人，赶快上去问问中科院招待所在哪里，哪里有饭店。我不由分说，小步快跑追赶前面的行人。越走越近了，我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人穿着一件连帽棉大衣，把身体裹得紧紧的，修长的身材，挺精神，感觉是一位女同志。“你好，同志，请问中科院招待所在哪里？”听有人问路，她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你是找中科院招待所吗？”“是的，大姐。”这时我大体看清楚

了站在面前的这位大姐。她眉清目秀，中等个儿，大概30多岁，讲的是非常好听的普通话。“跟我走，前面不远就到了，你们从哪来？”“我从江苏来北京出差，来学习的。”我们边走边聊了起来。“听口音大姐是北京人吧？”“我爱人在中科院工作，我是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哦，大姐，附近有饭店吗？”“啊！你们还没有吃晚饭啊！现在快11点了，饭店早下班了。”说话间我们几个人跟着她到了中科院招待所。告别这位上海大姐后，我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四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没有晚饭吃，我们只好饿着肚子睡觉，由于长途劳累，大家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敲门。“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确实有人在敲我们房间的门。我迅速拉灯、开门，门外却没有人，探头看楼道两边，也是空无一人，只看见房门口放着一个那个年代用来买菜的竹篮子，里面放着碗、筷、饭勺、小菜。竹篮子旁边还放着一只铝合金饭锅。这时的我明白了一切。

寒冬的深夜，饥饿难耐的我们被这从天而降的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给惊呆了。“肯定是那位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大姐回家专门为我们做的，这真是了不得，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家住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人家呢？当时已经过了子夜时分，这事太让人感动了。”我们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感慨万千地谈论着。由于一大早就赶往白家疃地震台，最终我们未来得及寻找并面谢那位大姐。

一转眼，此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那位大姐当年行走在中关村马路上的影子一直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每当我想起来这件事，心情仍然像当年一样久久不能平静。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在那样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寒冬的深夜，默默地为我们送来热腾腾的饭菜，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我为当年没能当面感谢一声、道一声珍重而愧疚万分。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借助现代媒体的力量找到当年的那位大姐，当面说一声“谢谢”。

最美大姐，你在哪里？

九十九首诗

和一座城

【人民路】

巷陌深深守老城，
人烟烟火市民生。
贩夫走卒摩肩过，
抖落辛勤又一程。

【大清河】

一泓碧水蕴清寒，
冬去沙洲冷雪残。
故事凝情寻梦处，
巧云笑过月阑珊。

【百岁巷】

经历明清日久淹，
青砖灰瓦起飞檐。
殷家旧事传乡里，
鹤寿期颐福禄添。

【骡马巷】

大路街边骡马巷，
繁华旧市近桑田。
鲁院父子精严技，
文章诗名落坊前。

【运河巷】

旧日清河美繁忙，
船商云集运盐粮。
繁华总是被风吹去，
寂寥深深小巷忘。